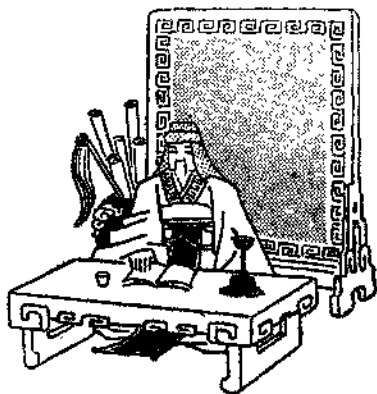


據曾氏
家藏本

曾文正公全集

奏稿 (三)



第二册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

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摺

咸豐五年正月九日

奏爲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恭摺復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奉文宗皇帝諭旨，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的諭：「御史蕭浚蘭奏：江西省南北被擾，請發要嚴防，並撥糧餉，籍侍郎黃贊湯所帶兵勇，及會國藩營練勇四千名，皆駐紮同江鎮，僅顧吉安一面等語。著會國藩、陸元烺、湯壽潛，將所帶兵勇，分佈要隘，勿令竄匪四出滋擾。」等因。欽此。臣伏查石達開大股賊匪，由湖北竄入瑞臨，係在十一月初十以後。茶陵另股土匪，由湖南竄入吉安，係在十二月初以前。其時臣並未調派兵勇前赴同江，黃贊湯專辦捐務鹽務，亦並無帶兵之事。假令同江鎮有此項兵勇，臣與陸元烺、黃贊湯斷無不會摺馳奏之理。此該御史蕭浚蘭所奏傳聞失實者也。又准十月十二日奉上的諭：「臨江賊城之賊，亦應急籌分勦。現派兵勇均係前往瑞州，尚未計及臨江。本日廉兆綸奏稱：臨江竄匪，漫無制遏，襲脅日奔，尤恐其互相犄角，牽綴我軍。著會國藩、陸元烺、安籌兼顧。」等因。欽此。竊臣前調周鳳山一軍，飭令先攻瑞州，後勦臨江，以瑞州逼近省垣，僅百二十里也。厥後周鳳山至省，與陸元烺等熟商，瑞臨在河之西，與省城尙有一水之隔。樟樹鎮在河之東，於省城尤爲肘腋之患。遂舍瑞州不攻，改爲先攻樟樹，次勦臨江之策。迨屯復樟樹一鎮，新淦一縣，本可渡河以勦臨江矣。因吉安被圍緊急，司道等移文周鳳山，囑其赴援，以解吉安之圍。而臬司周玉衡、知府陳宗元，在吉安圍城之中，亦飛書請援于周鳳山，迫切待命，往返耽延，遂逾二旬。現臣與撫臣文俊、兩商省城爲根本之地，瑞臨爲切近之災，決計先勦臨江，無得以四處告警，東瞻西顧，徒延時日。此周鳳山一軍未克遽赴瑞州，與臣所奏不符之實情也。又奉上的諭：「會國藩現駐南康，存營兵勇，共有若干，能否嚴拒九江之衝，即著安籌布置，不可

專顧一路。一等因欽此。伏查九江爲陸路入省之驛道，南康爲水路通省之總匯，青山距兩府城各四十餘里。臣之水軍久駐青山兩岸，皆以陸軍護之，實與九江呼吸相通。自周鳳山潑軍撤去之後，九江小池口湖口梅家洲四處之賊，日夜環伺。十一月二十日東岸湖口大戰，臘月初三日，西岸青山大戰，幸獲全勝，均經奏明在案。厥後又有土匪二千餘人，自湖北興國洲而來，竄據德安縣城，去來不定，聚散無常。臣處青山老營，防禦五處之賊，陸路存營之數，除江西協防兵勇及湖口紳士捐勇外，不過二千九百人。水路存營之數，除撥赴省河及分巡吳城外，不過二千三百人。兵力至爲單薄，而地形又覺散漫。此臣處勉力支撐之情形也。伏念臣軍自岳州而下，水陸萬餘人，合併一支，從未分散。去歲以來，陸軍分爲三支，羅澤南率援鄂之師五千人爲一支，周鳳山接統塔齊布之舊部四千人爲一支，李元度等率平江各勇三千人爲老營之一支。水軍分爲兩支，武昌十營，楊載勳所統者爲外江一支，鄱湖八營，臣新調彭玉麟來此統帶者，爲內湖一支。既已分而爲五矣。而李元度駐湖之東，又抽撥平江勇虎勇千餘人，駐紮西岸。是陸軍三支之外，又分一小支。外江則李孟羣帶船六十號，別入襄河，內湖則前撥船三十號外，頃臣又飭彭玉麟帶船三十號，馳赴臨江，是水師兩支之外，又分兩小支。愈分則人數愈寡，愈析則氣勢愈弱。其在湖北者，距臣八百餘里，在臨江者，距臣五百餘里。雖欲急圖合併，而勢有所不能。至于行軍之道，擇將爲先得，一將則全軍振興，失一將則士氣消阻。甲寅年秋冬之間，臣軍所以長驅千里，勢如破竹者，以陸路有塔齊布羅澤南，水路有楊載勳，顧彭玉麟諸人。軍中士卒，皆以塔羅楊彭爲法。沿江村市，亦知有塔羅楊彭之稱。故能旂旗生色，席卷無前。不幸塔齊布中道殞謝，而羅澤南楊載勳彭玉麟三人者，又分往湖北臨江，不克遽聚一處。而後起之才，如周鳳山李續賓李元度數人者，又未知果能血戰成名，仰邀恩眷否？臣久困一隅，兵單將寡，寸心焦灼，愧悚難名。惟當督飭老營水陸嚴防五路之賊，一俟湖北臨江兩處勦辦得手，再圖會合歸併一軍，掃蕩羣醜，以期仰慰宸廑于萬一。所有疊奉寄諭，陳各路軍情，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周鳳山陸軍分兵小挫摺

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周鳳山陸軍分兵小挫一次，旋以全隊與賊接仗，大獲全勝，樟樹水師戰勝三次，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周鳳山一軍，紮駐新淦，因吉安被圍，迫切請援，遲疑未定。撫臣文俊與臣函商，以瑞臨逼近省垣，決計先勦臨江，業經奏明在案。當撫臣與臣往返函商之際，周鳳山未經奉札之前，陸軍在新淦縣，水軍在樟樹鎮，中隔七十餘里，兩軍不相聯絡。周鳳山因撥岳炳榮、黃玉芳、帶辰勇常勇八百人，圍駐樟樹，護衛水師。二十八日到鎮，詎臨江之賊偵知官兵分支，人數單薄，遂于除夕元旦，由上游偷渡，悍賊四五千人，初二日寅刻來撲岳炳榮等之營。岳炳榮隨塔齊布日久，素稱曉健，匹馬衝矢十餘次，奈衆寡懸殊，漸退入營。該逆層層包圍，自卯至午，火藥罄盡，營盤被陷，鍋帳全失，士卒傷亡二百餘人。岳炳榮衝出重圍，奔至豐城，收輯餘勇。此陸軍分支，初二日挫衄之實在情形也。該逆乘勝直上新淦，冀撲周鳳山之大營。周鳳山聞警，亦率全軍折回樟樹。初三日，與賊遇于瓦山地方。該處地勢寬敞，東有山嶺數處，下爲平原，西邊沿河長堤一道，隄內係大樹林，樹之左旁，民房頗密。該逆分爲六股，隄上二股，樹林四股。周鳳山傳令各營先據山嶺，紮住營盤，以高擊下。自督都司陳國猷、畢金科擊樹林之左兩股，都司周岐山、唐得陞擊樹林之右兩股，參將阿達春、都司李新華擊隄上兩股，各營迎頭截尾，奮勇向前。六處逆賊，鎗礮火箭火毬紛紛擲放，我軍奮不顧身，衝入賊隊，刀矛對拗，鏖戰逾時，共殺賊一千餘名。賊衆敗竄，沿河逃奔，各營奮力追勦，將二十里一路殲斃，又三四百名，逼入河中溺斃者無數，生擒八十餘名。訊明正法，奪獲右拾承宜偽印一顆，黃馬褂多件，鎗礮刀矛旗幟號衣各數百件，騾馬十四匹。訊據生擒賊犯供稱：此股賊匪四千人，內有長髮老賊一千五百餘名，皆係飽戰好手，僞翼王石達開特調令過河打仗，歸右拾承宜張賊管帶。初三之戰，被我兵斬滅殆盡，脫逃得歸臨江者，實已無幾。此初三日陸軍在瓦山大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當初二日，賊撲樟樹陸營之時，水賊亦有戰船

順流而下。西岸又有陸賊二千人助之統帶江軍水師南河知府劉于濬派千總李逢春蔡康業擊江中之賊舟，余化南等擊東岸之陸賊，吳步驚等擊西岸之陸賊。旋見陸營火起，岳炳榮等陸兵失利，劉于濬自上戰船直前接應，喊聲雷動，分南岸窮追，旋遇賊船大小三十五號，我軍四圍包裹，賊抵敵不住，紛紛斬斷礮索，棄船下水，溺死者不計其數。在船者盡被殲斃，奪得長龍賊船四號，燒燬三號，西岸賊築礮台二座，我軍齊礮攻擊，賊死守抗拒。劉于濬傳令有人奪一礮尊者，賞銀二十兩，弁勇奮不顧身，蜂擁登岸，各手刃數賊，奪大礮十一尊，火藥十餘石，偽印一顆，刀矛旗幟號衣無數。此初二日，劉于濬水軍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自初開瑞臨二府失守之信，即派賀虎臣戰船三十號馳往與劉于濬水師同防河面之賊。旋聞賊在瑞臨峽江等處，隨地造船，恐我水軍單薄，又飭記名道彭玉麟帶二十餘船繼往，先後奏聞在案。彭玉麟初四日抵樟樹鎮，初七寅刻，賊用破舊大船，自上游放下，意圖衝動我營，而戰舟與小划繼之。彭玉麟督同都司孫昌國帶舢板十餘號前進，賊舟退卻，進逼臨江河口，賊之戰船民船數十號，岸上賊壘三座，以大礮抬鎗護之。我軍連環轟擊，賊以小划抵敵，而其大者盡退入口內，挽棹上行。我軍盡奪小划，擊斃多賊，乘勝衝過賊壘，追入內河，搶賊糧船二隻，折毀浮橋，奪杉木千餘株。初九日，彭玉麟督同孫昌國賀虎臣至臨江河口，攻打賊壘，羣子如雨，斃賊甚多。該逆棄壘逃退入城，各水勇登岸踏毀賊牆三座，望樓一座。此水師初七日兩次戰勝之實在情形也。伏查瑞臨袁州三府淪陷，吉安被圍，西路業已糜爛，省城與撫建各府在贛水大河之東，久爲該逆所窺伺。幸去臘有樟樹之克，今春有瓦山之建，賊匪兩次東渡，均被我軍擊敗。水師扼泊樟鎮，屢獲勝仗，東岸當可保全無虞。日內浮橋造成，陸師西渡，即當激勵將士，迅克臨江，以慰聖主旒懷南服之意。所有陸軍分兵小挫，周鳳山全隊大勝，暨水師戰勝三次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黃虎臣等攻九江勝仗片

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臣駐紮南康水師前隊紮泊青山陸軍則黃虎臣等紮西岸之青山李元度等紮東岸之湖口防禦九江小池口湖口梅家洲四處之賊兵數較寡勉力支撐情形兩次奏明在案入春以來黃虎臣等熟商與其株守老營示之以虛弱不如進攻九江示之以不測遂于正月十八日丑刻分兩路進攻九江府城都司黃虎臣同知林源恩率虎勇平勇由東路周家嶺進武生黃之一由西路吳障嶺進九江後營游擊曾昭麟帶官兵二百繼之辰刻行抵東城多方挑戰該逆負隅不出黃虎臣飭哨官李大雄伏于左詹永清伏于右自帶小隊近前誘敵飭哨官張淦同各勇作爲敗退該逆始由小南門開壁而出有自大東門縋城而下誘至路逕歧隘之處黃虎臣督各弁回馬大戰兩路伏兵衝出勇氣百倍該逆回奔追至城根奈城上礮石過多僅獲二十餘賊當東城接仗之時西門之賊出隊三百餘由接官亭至鳳凰山意圖鈔東路官軍之尾黃之一自西突出率弁勇衝入賊隊短兵接殺連斃三十餘賊並殺僞十五軍副總制收獲僞印一顆賊遇潰散乘勢直追該逆復糾悍賊五百餘賊船八號水陸猛撲我軍且戰且誘伴爲退走俟與曾昭麟接應兵近亦回旗大戰奮不顧身復入賊營殺賊八十餘名溺水者不計其數奪黃旗十四面小鎗刀矛數十件未刻收隊此次兵勇僅及千人進攻潯城悍賊以少擊多兩路均以伴敗取勝可否獎拔數人歸于樟樹鎮案內疊保之處出自天恩理合附片奏報謹奏

請抽上海釐金片

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再臣軍在江西境內者萬一千人每月需餉六萬有奇而入款約有三端：一曰奉旨允撥之漕折；二曰黃贊湯督辦之捐輸；三曰借行浙引之鹽務。今賊匪大勢全注江省西路四府蹂躪殆遍漕折難以催徵捐輸不能措辦鹽引甫經到岸無處銷售三者來源俱竭岌岌有可危之勢臘月餉項即係搭放鈔票一半當此攻勦吃緊口食不保深恐飢疲潰散大局決裂而不可復振查近年各處籌餉惟抽取釐金尙屬有利無弊如揚州之仙女廟浙江之北新

關及湖南湖北各市鎮行貨，抽釐接濟軍餉，均經奏明在案。目下賊氛逼近，無處可以抽辦，近省惟江蘇之上海，商賈雲集，貨物山積，並未抽取釐金。合無仰懇天恩，飭下該省督府，即飭上海道及府縣等官，曉諭紳民商旅，按貨抽釐，撥送臣處，專濟楚軍之餉。如蒙俞允，請旨敕下。現在浙江辦理釐務之前任杭嘉湖道顧椿，江蘇松江府知府袁芳瑛，駐紮上海，專司其事。若得此項釐金接濟臣營，不特現在江西境內之兵勇可以贍給，即將來羅澤南楊載福水陸兩軍與臣會合，亦無虞餉項之缺乏。微臣才薄智疏，若得專心于職守機宜，不復以籌餉之事分縈憂慮，亦不復以請餉之奏屢瀆聖聰，感激天恩，曷有既極。所有上海抽取釐金，專濟楚軍餉項緣由，謹附片具奏，請旨。 硃批：「另有旨欽此！」

會籌各路堵剿情形摺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會籌各路堵剿情形，遵旨覆奏，並請敕下廣東迅撥重兵防守贛州，恭摺仰祈聖鑒事。二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六年正月十七日奉上諭：「文俊奏江西各屬賊勢蔓延，請飭催兵撥餉一摺，已諭知葉名琛柏貴何桂清趕緊籌款撥解，並諭知略秉章添調兵勇，速飭劉長佑出境應援。又江西逆匪久踞瑞州臨江，分撥袁州吉安各屬，賊勢披猖，人心惶惑，恐兵單餉絀，固係實在情形。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倘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會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旣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勦。現在瑞州臨江袁州吉安四處，究竟何處賊情最爲凶悍？周鳳山一軍，旣由新淦進兵，自應急勦臨江瑞州，以殄賊渠。周汝筠一軍，現阻泰和，尤應設法疏通，俾得迅抵吉安。劉長佑一軍，離楚後，應由何路進剿，方能扼要。著會國藩即與文俊妥速會商，務籌全局，不可徒事張皇，亦不可專顧一處。軍情變幻靡常，大勢所關，應從何處下手，則身在行間者，必能挈其綱領。該侍郎與該撫酌度機

宜，卽著會同馳奏，以慰廛念。至德安縣城據文俊奏稱，已被潯城賊匪竄踞。是否周鳳山全軍遠撤，致有疏失，抑或居隆阿等堵勦不力，致該逆復有竄出此路，一有疏懈，關係長江大局，該侍郎等近日如何布置，並著速行奏報。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一仰見聖主體懷南服，宵旰焦勞，指示機宜，燭見萬里。臣等欽佩之下，尤切悚惶。伏查江西全省，以贛水爲中路之經，上發于贛南二府，下達于鄱陽一湖。吉、袁、瑞、臨，及極北之九、南兩郡，皆在贛水與鄱湖之西。廣饒撫建，及省會等郡，皆在贛水與鄱湖之東。一水中分，而兩岸州縣之多寡，地形之大小，蓋略相等。其袁州臨江二府之河，名曰袁江，至樟樹鎮而匯于贛河。樟樹鎮者，西近瑞臨，東接撫建，兩岸之關鍵，省城之咽喉。諭旨垂詢最要之處，臣等以爲此時形勢，實以樟樹鎮爲最要。臣國藩飭周鳳山陸軍，彭玉麟水軍，紮駐該鎮。臣文俊又調周尊彝、林葆等之陸軍，劉子沛之水師，隨同駐紮，用全力扼守樟樹鎮，以保東岸，以衛省垣。前此正月初六日，周鳳山由新淦回駐樟樹鎮之時，本擬迅速西渡進攻臨江，因搭造浮橋甫成，爲二十一日狂風所壞，而東岸無重兵扼守，又恐一經渡河，頓兵堅城之下，反增東顧之憂。此水陸嚴扼樟樹鎮，未遑西勦之情形也。諭旨垂詢何處賊情最爲凶悍一節，查各路探報，並搜獲賊中文書，據稱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境者，以僞翼王石達開爲首。僞檢點賴裕新攻陷瑞州，僞翼貴丈夏姓，僞豫王胡以晃攻陷袁州，僞春官丞相張遂謀、夏官副丞相曾姓，先攻臨江，後攻吉安。粵東另股土匪由湖南茶陵等處入江境者，以周培春人數爲最多。又有賊目葛耀明、陳守、鄧象盧、韓等，均于瑞州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賊目關志江、陳植槐等，均于臨江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賊目王義潮、劉夢熊、分屯吉安、泰和，亦已與石逆合併爲一。又據周鳳山等稟稱，吉安府城于正月二十五日失守，石賊于正月前赴吉安。二月初十日，復回臨江，分遣賊黨攻圍贛州。又有鄂省新到之賊，及興國土匪，于二月初八日，攻撲武寧縣。臣等細心察看，石賊久據臨江，爲上下適中之地，凶悍之賊，必萃于此。南則窺伺贛州南安，以通兩粵之餘匪；北則踞守武寧、新昌，以通九江之歸路。全勢注于江西，意圖盡披枝葉，困我省會，凶謀詭計，實可痛恨。此賊匪各路分布之情形也。

諭旨垂詢劉長佑一軍，應由何路進剿一節。查劉長佑在楚追賊，至道州，因接札甚遲，正月十五始回湖南省城。旋帶兵由醴陵前進，月餉不敷，起程稍遲，道途梗塞，尚無入江確信。臣等愚見，擬令劉長佑先攻袁州，俟克復後，卽由分宜新喻直下，與周鳳山一軍會合，以攻臨江，不必先往吉安，恐孤軍深入，腹背受敵，東不能抵江西省，不能返湖南，文報不達，餉道不通，有進退維谷之患。此劉長佑酌籌一軍進剿之路也。至德安城被賊盤踞一節，上年臘月十七日，有瑞昌與國州土匪竄入德安縣城，賊目係武寧之葉至華，與國之劉宗魁、劉大中，及炎九將軍林姓匪徒，約二千人，該縣與瑞昌毗連，賊蹤來去不常，聚散無定。春初僅贖數百人，正月十三日，全數竄出，嘯聚于瑞昌武寧之間。二月初二日，竄入武寧縣內，被該縣兵勇追剿四散。初八日，有湖北新到賊股，合之與瑞土匪，攻撲縣城。據湖北巡撫胡林翼專差咨稱，武昌城內出賊五六千人，竄往下游，恐入江西等語。不知攻撲武寧之賊，是否卽武昌分出之股。此土匪先在德安，後竄武寧，併入粵匪之情形也。至周汝筠一軍，設法疏通一節，查收獲僞文書內稱，擊東賊目王義潮，統賊萬餘，阻禦泰和，使周汝筠之師不得進援吉安。臣文俊前因其救援不力，曾經奏參，摘去翎頂，另調游擊遮克敦布統率各勇四千，由樂安永豐一帶取道援吉。詎遮克敦布起程數日，卽得吉安失陷之信。臣等卽令遮克敦布扼駐樂安，屏蔽撫建，擬令周汝筠退回贛州，防守該府。贛郡天然雄鎮，爲古來必爭之地，倘有疏虞，則兩廣積年之零股，湖南湘桂之餘匪，皆將以贛州爲巢穴，後患不可勝言。臣等一面飭令駐贛文武設法防禦，一面飭周汝筠折回郡城，協同環守。惟賊衆兵單，不得不急求外援，相應請旨飭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派兵勇三四千人，直赴贛州，會同戰守，保此重鎮，庶足顧全大局。除吉安失陷，文武殉難各情，另由臣文俊查明具奏外，所有遵旨會籌各路堵剿，並請撥廣東援兵防守贛州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單舟進省途次聞警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臣等自奉會籌軍務之旨，臣文俊兩請臣國藩晉省面商一切。臣國藩以青山湖口水陸兩軍，外則關係長江大局，內則爲本省東北藩籬，未敢遽行抽身赴省。二月十八日，接據省信，樂安陸軍挫損，賊蹤已近撫州上游，十分緊急等語。不得已卽于是日單舟由南康起程赴省。十九日行至吳城鎮地方，接周鳳山十四日樟樹勝仗之信。二十日行四十里，又接周鳳山十七日勝仗，十八日大敗之信。係由彭玉麟專函飛稟，據稱周鳳山陸軍四十七連日血戰，俱幸獲勝。十八日賊黨數萬，層層圍逼，我軍疲勞過甚，衆寡不敵，全軍挫失，營盤亦被撲去等語。臣伏查我軍水陸全力扼守樟樹鎮，雖陸軍僅四千餘人，而勁旅已萃於此。一旦挫敗，所關極大。該逆若直犯省城，深爲可慮。臣國藩一面單舟晉省，會商城守宜事；一面飛調湖口青山水陸各軍，同回省城，以固根本。除勝敗各戰情形，另行具奏外，所有臣國藩單舟進省會商途次聞警緣由，謹附片奏聞。

水軍先勝後挫請將營官參處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正月二十九日，青山水師赴下游姑塘一帶，測探水勢，猝遇賊船六十餘隻，由兩岸駛上，營官陳炳元等見賊開放鎗礮，亦將各船分兩岸抵敵。衆礮輪轟，傷賊約數十名，賊船紛紛敗退。我軍追剿，賊復回頭衝突。我軍亦回擊，賊又敗退。屢戰數時，傷賊不少。忽哨官彭雲漢船礮炸裂，擊傷陣亡，各船遂撤隊收回。南風驟長，賊船乘勢來鈔，我軍且戰且走。因有舢板船在後，淺開沙洲，賊用挽鉤搭住船艙，短兵相殺。諸哨駛回搶救，賊以多船包圍，哨官周華堂奮勇突陣，身被重傷，猶手擒長髮，互相投水，爲他賊所殺。別有三船，亦不能救出，失舢板船六號，傷亡三十餘名。伏查水師以南風爲大忌，蓋以順風順水往則順而歸則逆，進則易而退則難。臣軍因南風致挫，先後已經五次。臣國藩諄諄誥誡，屢次嚴行札飭。此次各營擅違戒令，南風出隊，且各營哨並未會商，隊伍錯亂，未便因其挫損無多，稍事寬容，應卽嚴加參處。營官藍翎知州銜選用知縣陳炳元，花翎補用游擊劉國斌，均請革去翎枝，留營以觀後

效陣亡把總周華堂，請敕部議卹。傷亡弁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水軍出隊先勝後挫，請將營官參處緣由，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調羅澤南回援江西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石逆初陷瑞州臨江之時，臣等奏請羅澤南帶兵回剿，先後奉上諭：「俟武漢克復，酌量催調。」等因，欽此。現在賊氛日熾，爲軍興以來各省所未見。周鳳山等軍斷難翦滅，壘接胡林翼等來函，稱武漢之賊堅守不出，我軍攻城不與賊兵鬪，但與礮子鬪，傷亡甚多，攻堅良苦等語。是羅澤南在鄂一時尙難得手。臣等伏思軍情有緩急，利害有輕重，兩害相形，則從其稍輕者。假令武漢功在垂成，亦斷不敢顧此失彼，墮賊牽綴之計。今既勢難遽克，與其頓兵堅城，攻遙遙無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師腹地，救岌岌將殆之江西。武漢兩岸，三萬餘人，卽無羅澤南一軍，亦尙足敷防剿。江西省西南與湖南廣東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實係三省無窮之患。除臣國藩函商胡林翼等酌調湘勇回剿外，謹合詞陳懇請旨飭下湖北撫臣速令羅澤南兼程來江援剿，實有裨於大局，理合附片具奏請旨。硃批：「另有旨，欽此。」

請撥上海關稅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江西餉項支絀，各省道路梗塞，惟江浙餉道可通。查上海縣商賈雲集，財物殷阜，關稅極旺。臣國藩昨奏請於該處抽取釐金，尙未奉到硃批。目下需餽甚迫，若待抽辦釐稅，實屬緩不濟急。合無仰懇天恩，敕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於上海關稅項下，借撥銀十萬，迅解江西，以濟眉急。如將來該處釐金，辦有頭緒，尙可扣還歸款。謹合詞附片具奏請旨。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謝年終恩賞摺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咸豐六年正月十五日，准軍機處咨開：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內交出年終奉賞福字荷包、銀錢、餼食物等項，由驛遞到營。當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竊臣猥以庸愚，謬司提伐，愧愆尤之叢集，荷覆載之優容。迺以歲籥更新，復蒙恩膏特沛，親雲章之藻麗，福自天中；識寶氣之瑤煌，品徵夏貢。歡擎賜果，更頒珍饌於天廚；瑞迓錫盤，共沐殊施於內府。凡此非常之寵賚，實爲逾分之光榮。未靖烽煙，彌覺駒光之虛度；渥承雨露，倍驚鼉戴之難勝。臣惟有所宵揚勵，殫竭血誠，以冀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恭摺附驛馳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請頒給捐生執照摺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捐輸實官人員，開單彙奏，請旨敕部注冊，頒給執照，仰祈聖鑒事。竊臣咸豐三年奉命肅清江面，奏明隨地勸捐，其捐職銜者，業於請頒空白部監各照內，隨時填給。其捐實官者，例須專摺奏明。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夜，大江襲營之役，臣之座船文案，全行遺失。所有衡州等處捐生履歷清冊，一併失去。遲延未及具奏。旋經行取各屬捐生，補送履歷前來理處，彙繕清單，請旨敕部注冊，即將應議發執照，遞交臣營轉發各捐生祇領。至勸捐助餉，理應迅速獎敘。臣具奏遲延，請旨將臣交部照例議處。所有捐輸實官各員，開單請獎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硃批：戶部覈議具奏，單併發。會同藩著改爲交部察議。欽此。

糧臺委員丁憂留營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臣軍糧臺提調湖南補用知府李瀚章，委員湖北補用知縣張秉鈞，隨臣三年，管理軍餉，綜畫靡遺，勾稽詳慎，洵爲得力熟手。先後在營聞訃丁憂，又直隸藁城縣知縣黎福麟，在任丁憂。經臣調赴軍營，襄辦糧臺事件。現值軍

務喫緊，該三員辦事妥協，應令留營當差。張秉鈞、黎福疇聞計之時，曾經回籍，經臣札調來營。李瀚章並未回籍。該提調綜理全局，實無他員可以替換，應請照上年臣奏留李孟羣成案，俾得終始其事，實於臣軍大有裨益。除該員丁憂日期業由本籍及任所分別呈請咨部查核外，附片奏明，請旨敕下該部查照辦理。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請給營員封典片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軍營出缺，向例先儘在軍人員拔補。臣軍多係勇目出身，營中無缺可補，所有保至參游都守千把等官，均未補有實缺。文職由道府以至佐雜，亦未能赴選得缺。頃接胡林翼來咨，布政司銜羅澤南、鹽運司銜李續賓，以戰功尤著，請給予二品三品封典。欽奉特旨，允准在案。伏查臣軍水陸各營，打仗奮勇者，實不乏人。恭逢上年十月二十日軍恩慶典，該員等以未經補缺，不得仰被榮施。合無籲懇皇上天恩，准照羅澤南、李續賓之例，容臣擇其尤爲出力者，照保舉之升階，咨部請給封典。其曾經告假回籍者，概不准給，俾在營之士卒，咸知戰陣無勇不得爲幸。即在豕之父兄，亦必互相訓誡，勸其立功，足以杜絕勇目紛紛告假回籍之陋習。於鼓勵戎行之道，實屬大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請旨。

周鳳山陸軍回紮省垣摺

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

奏爲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大勝一次，先勝後挫一次，大敗一次，現已回紮省垣，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因樟樹鎮爲四達之地，全力扼守。周鳳山連日接仗各情，業經附片奏聞在案。緣二月初八九日，探聞石達開由吉安回臨江，帶賊數千名，船二百餘號，屯踞永泰地方。十一二日，又探得臨郡賊匪由沙湖渡至東岸，欲分三路來襲。

等語。周鳳山因永泰沙湖皆距樟鎮三四十里，易進難退。該處東近荷湖大橋，前途新淦縣，復爲賊據，又可由小路繞至豐城，來襲我後路，途遙歧雜，每日派人輪流巡哨，急圖進剿。嗣知橫梁荷湖兩處各有賊三四千名，迨十三日，賊以數百人至樟鎮隄上，河邊兩路游探，經彭玉麟督率水勇擊退。河邊一股，礮斃長髮數名，陸軍繼至，亦將堤上之賊擊退。周鳳山以該逆逼近我營，必須痛剿。十四日卯刻，派四成隊，紮大橋以防荷湖之賊，兼顧老營。後路水師戰船，亦紮臨江河口，以遏賊船下竄。周鳳山親督五營，並約水師進剿橫梁。黎明行過樟鎮數里，至狗頸隄地方，見賊四股，約五千餘人，以一股紮河橋，一股紮隄左，兩股紮河邊沙洲，勢甚嚴整。周鳳山急調大橋兵勇迎擊左路，自督諸軍堵擊橋上一股。彭玉麟見無賊船出河，又慮河邊之賊，包鈔隄上陸軍，腹背受敵，遂令水師登岸協剿，並以礮轟擊。賊亦鎗礮連環施放。都司畢金科、李新華各帶兵勇併擊沙洲裏面一股，賊合爲一，我軍奮勇前進，刀矛並舉，衝突數次，斃賊百餘名，賊猶抵死鏖戰。橋上之賊，被斬及溺斃者數十名，不能抵敵，遂亦回奔。我軍乘勢猛進，賊衆始敗。隄左一股，經都司周岐山、唐得陞等擊斃，及追逼入水死者約三四百人。賊亦同時敗潰。我軍會合沿途復追斬二百餘人，並斬騎馬賊目三名，直抵橫梁。該處於民房外，已先紮營三座，其內賊黨尙衆。取賊至此，有窮奔免脫者，有藏入民房者，經我軍圍住，放火焚燒，羣醜屍骸，悉成灰燼。申刻收隊。荷湖之賊，因我軍扼守來路，亦未敢深入。是日奪獲大銅礮一尊，擡烏鎗刀矛二百餘件，號衣旗幟八十餘件，共殺賊七八百名。我軍陣亡四名，受傷四十餘名。此十四日接仗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十六日，石逆率衆數萬過河，分據橫梁、香溪一帶。周鳳山聞賊以全力來撲，預飭各營同心協剿。十七日辰刻，約水師分路馳擊，行過樟鎮，見賊約三千人，由狗頸隄斜入香溪，西路各營奮勇衝鋒，殘賊百餘，奪獲器械旗幟多件。此股已經敗退，隄上河邊復有賊兩股，經彭玉麟督飭水師擊退，亦斃賊多名。我陸軍進逼香溪，猝遇賊之大股。香溪地勢寬敞，東有山坡，賊分四隊佔據。都司滕國獻、周岐山帶勇由右衝擊，賊已敗退。正追殺間，山左復出賊一股，因守備岳炳榮、千總黃玉芳等不能抵敵，滕國獻等遂率右路之勇回隊。

極力堵截。不料大股賊匪，由後鋒擁而來，我軍鏖戰逾時，傷亡不少。此十七日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十八日早，周鳳山與彭玉麟商籌進攻賊匪，已四路前來撲營，當派七成隊迎擊。參將阿達春與畢金科周岐山唐得陞等，帶勇抵禦東北。李新華與都司林保知縣周尊彝帶勇抵禦西南。岳炳榮黃玉芳在後接應。時西路隄邊彭玉麟已派破船幫擊。各營搖旗吶喊，奮力衝突。遙見樟鎮西南及大橋東北面，有賊十餘股，畢金科周岐山等所擊東北之賊，業已回奔。其西南之賊，亦經李新華林保等衝擊，兩處各斃賊多名。維時西南逆賊，見東北賊敗，遂向我軍之外，繞冲東路，鈔在我軍之後。岳炳榮黃玉芳等力難堵截，紛紛潰散。逆賊乘勢緊逼，重重圍裹，致西南路各營不能兼顧，轉爲大敗，傷亡兵勇幾近千人。營盤全失，糧臺委員前任寧鄉縣知縣馬丕慶候選訓導林長春候選府經歷李清華，罵賊捐軀。此十八日接仗大敗之實在情形也。據周鳳山先後稟報前來，臣等伏查該副將自臘月初四克復樟鎮，本應乘賊不備，速攻臨江，乃顧慮東岸之賊，未敢急進，逮該逆已破吉安，各路悍賊，畢集樟鎮，勢遂不支。此次雖因連日血戰，疲憊之後，衆寡不敵，致遭挫衄，然該副將失機於前，貽誤於後，咎無可辭。廣東羅定協副將周鳳山應請卽行革職，都司銜守備岳炳榮應請革職，守備銜千總黃玉芳應請革去守備銜。周鳳山黃玉芳仍留營效力，以觀後效。臣國藩奏派周鳳山接統九江陸軍，保奏失實，請旨將臣國藩交部議處。至陣亡前任湖南知縣馬丕慶，請開復原官，照知縣例從優賜卹。雲南候選訓導林長春，湖南候選府經歷李清華，均請敕部從優議卹。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辦理。所有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前後開仗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撫州失陷調回水陸各軍片

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

再臣國藩於二月十八日，自南康起行赴省，二十一日到城，與臣王文俊會商防剿事宜。頃據探報，撫州府城於二十二日夜失陷。撫州與廣信接壤，難保不竄擾廣信。該府爲奏報進京江浙轉餉之路，一有疏虞，四面梗塞，後患何

堪設想。現調湖口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回，進剿撫州，以保廣信。調青山水師退紮吳城鎮，青山陸兵調赴省城。上年九江湖口水陸萬餘人，今全數撤入內地。長江之大局莫顧，東北之藩籬盡弛，前功盡棄，回首心傷。然腹地無兵，可調，舍此亦別無他策。目下所望以挽回全局者，在內惟李元度一軍，在外惟羅澤南劉長佑二軍。袁臨之路久梗，劉長佑迄無入境確耗。其羅澤南一軍，及廣東防剿贛州之師，諸旨再行飭催，迅速來江援剿。浙閩兩省與廣東建昌毗連，請旨飭下該省督撫，嚴密防堵，以免竄越。至周鳳山一軍，現在省收集潰散。臣國藩暫行統轄，能否整理就緒，容俟續奏。所有近日各路軍情，理合附片奏聞，伏乞皇上聖鑒，指示機宜。謹奏。

平江營克復進賢縣城摺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爲陸軍平江營兩路在湖口羅溪先後各獲勝仗，克復進賢縣城，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候選同知李元度一軍，自湖口調赴饒州，保全東路，曾經會奏在案。湖南之平江縣，與江西之義州接壤，風俗強健，多經歷戰陣之士。臣國藩上年招募平江勇，飭李元度練成一軍。臣文俊到任以後，又募平江勇二千餘人，飭派候選知府鄧輔綸候補同知林源恩一同統帶。自周鳳山棹鎮失利以後，臣等二人熟商，將兩處平江勇併成一軍，共得六千餘人。李元度自饒州而來，鄧輔綸林源恩自省城而往，約會於進賢東鄉等處。冀保全廣信，而規復撫建，先濟省東之一路。方李元度自湖口拔營赴饒之時，逆黨探知消息，於二月二十二日，出先鋒馬七騎，近營窺探，我軍轟礮逐之。二十三日卯刻，逆黨復出千餘人，黃旗數百面，分三路來撲。我軍堅壁不動，俟其逼近橋壩，左營哨官賴準發轟礮連斃三賊落馬，營官彭斯舉胡蓋南羊瀛吳齊源等分三路鈔擊，殺賊六七十名，內黃馬掛騎賊一名。追至黃土嶺，逆首黃文金勒馬督隊，各勇排礮指擊，傷其坐馬，各勇攢刃立斃，餘賊奔潰，追入湖口，沿途鎗礮傷賊約五六十名。午刻收隊，奪獲黃馬掛偽印官照軍械等件，我軍亦傷亡十二人。此二十三日，李元度在湖口接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

二十九日李元度一軍行抵饒州。是時樟鎮新挫，撫州淪陷，皖屬之餘千萬年，皆有賊跡。贛南道耆齡在饒州防堵，兵力單薄，人心震驚，邊徙幾空。恰值李元度之師自湖口東來，閩郡爲之欣慰。而餘千萬年之賊雖去，饒僅數十里，竟不敢直犯府城。臣等因飭李元度留駐饒州半月，而令鄧輔綸、林源恩自進賢一路前往東鄉，以圖會合進剿。三月初七日，鄧輔綸、林源恩自省城起行，臣等又派周鳳山帶本營勇八百前往助剿。十一日，行抵羅溪地方。該處左右皆湖，中惟一路，延亘二里，並行可二三人。方春水漲，隄石衝壞，險仄難行，實惟進賢要隘，爲賊所必爭之地。該逆排立湖岸，旂幟紛紛，礮聲四起。鄧輔綸、林源恩等督飭各營，直前迅行，馳過湖路。該逆分三路來撲，突於松林竄出千餘人，賊目手執大黃旂，招引衆匪。都司周岐山等帶領鳳字營，迎頭剿殺，隨有賊千餘人由隄路鈔擊，點放火箭，噴筒。鄧輔綸等派左營耿光宜、李晉發帶領五哨，沿隄截剿。李晉發赤足爭先，連躍數港，刺賊多名。旋有匪艇數十隻，駛至河畔，意圖鈔襲我軍右營。高漢夢隨帶七哨，攔河擊退，繞至隄右截殺。鄧輔綸等督帶中營寶勇、都司畢金科接應後路，該逆力不能支，紛紛敗退，奔回進賢縣。我軍追擊十餘里，始行收隊。計共殺斃賊匪二百餘名，取首級六十八顆，奪獲旂幟、刀矛、藤牌、擡鎗六十二件。此十一日，鄧輔綸等羅溪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二日黎明，林源恩督帶中營勇五隊當先，鄧輔綸領五隊繼之，左營耿光宜，右營高夢漢，分二翼以擊其傍。都司畢金科緊爲接應。周鳳山督率鳳字營嚴防河畔，恐賊由撫河而來襲我之後。布置已定，各營邁行。離進賢縣城三里，卽有長髮賊數千，從林間蜂擁直前，勢甚凶猛。林源恩帶前隊疾馳迎擊，我軍士氣百倍，立砍斃長髮賊一百餘名，內僞參贊周姓一名，典糧一名，奪獲龍虎旗、僞印等件。隨點放劈山大礮，及各排鎗，轟斃四十五名。該逆退奔，各哨急追兜擊，實勇隨同接應，復共殺斃八九十名，共獲旗幟、刀矛二百餘件，鎗礮子藥無數。中營哨勇由西北角梯繩登城，殺守城賊十餘人，燒燬望樓，大呼同進。耿光宜、李進發由小路飛奔城下，繞至東間，正值該逆啓門潛逃，耿光宜攔入截擊。李晉發手刃僞指揮一名，該逆抵死奮鬥爭逃，我軍復掩殺八十餘名，生擒僞司馬及真長髮三人，奪獲刀矛鎗礮